

漢魏
六朝
百三
家集
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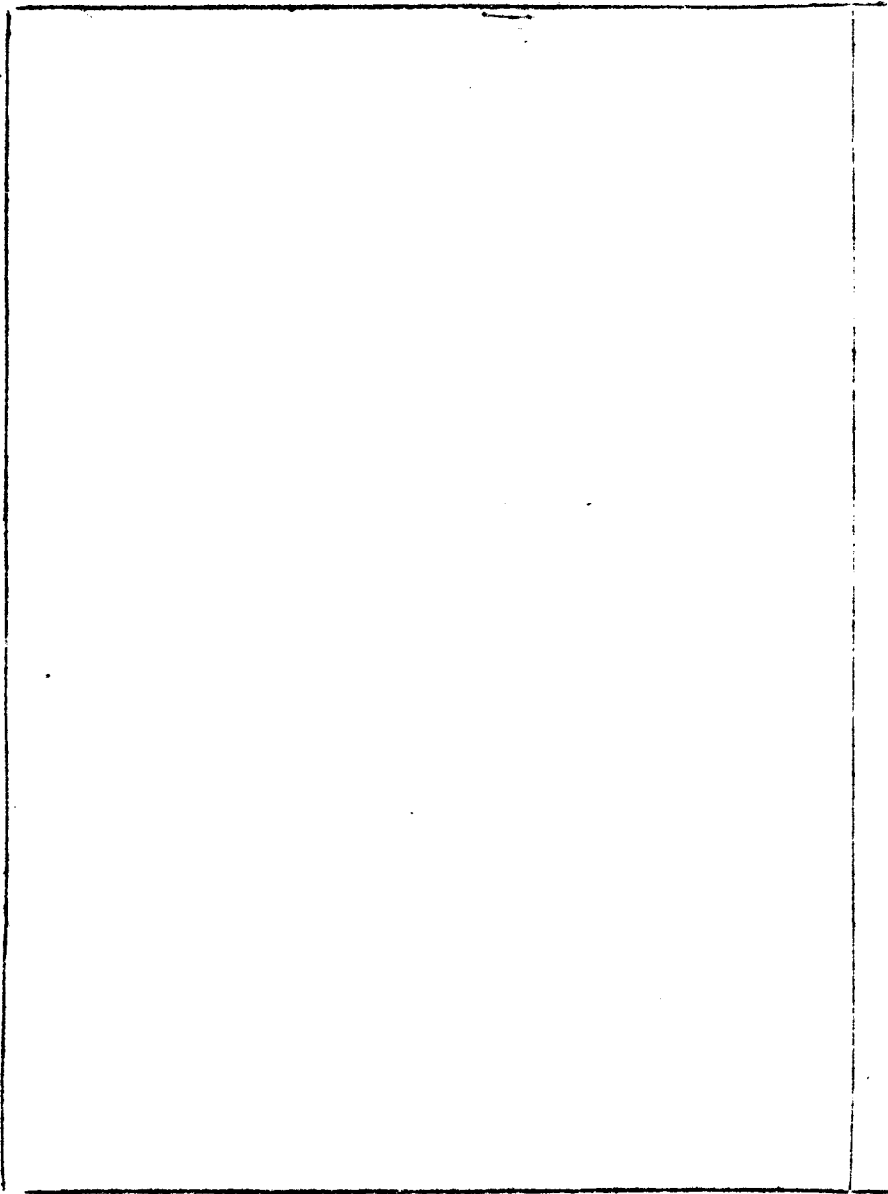
六世班禪大師全集選

魏特進集選

詔

爲齊文宣西討詔

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
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流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平校
陵王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朕與梁國舊敦好
睦近聞其奸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
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



啓

上魏書十志啓。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詁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云周治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圯中原淆然偏僞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踪前載順末克讓善始令終陛下極聖窮神奉人屈己顧盼百皇指掌萬世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爲用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應標著搜獵上下總括代終置之衆篇之後一統天人之

迹褊心末識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
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含毫論叙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
重藝文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十志二十
卷請續於傳末並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
塵黷旒冕墮深冰谷謹啓

移文

爲侯景叛移梁朝文。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圓首含氣呈形
咸總之於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魏應銜甲之祕圖納封金之寶命萬
方爲宅四海爲家卜世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不別焉唯夫三江
五湖九疊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瞻星昧環拱之方托水迷朝宗之
義積蠅爲衆長蛇稱長石田無菽粟之用衆人非聲教所孚是以年歷
三僞棄而不有豈力不足蓋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疆鄙天討所遺
理存惡殺自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武兼勤偃伯歸戰有懷
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堯心遂冠蓋括途象胥提告推誠蹶然類識王道
授衣禮節拜首歸仁舞戚所以爲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夙沙交臂不

待兵車有苗納款未勞征伐而庸夫爲善希能令終狂人克念更知徒語聞利無匹夫之信好虐有助鬼之心白頭爲賊曾莫自揆嘉文浮功甘於苟得罔顧榆次之禍詎識江浦之禽侯景一豎微蔑民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少從羈勒頗習趨走叨忝名器事出爾朱藏情諂笑唯利是視義兵同舉羣胡覆族雖狐祭首邱事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爲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時有未可也大澤深山龍蛇并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穢任以將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馳驟指踪投繯驚兔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慮置之不爭之地虛出韓鄭之閒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績歲往年徂率無可紀而腹心羣小信納逋亡劫奪行道侵掠民庶流聲遠聞王法有典馳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伊戚了不知咎盜憎主人乃圖逆節拔本塞源委身

賊虜逼脇居民翻蕩城池叉手曲躬千里唯諾殘賊相依忻同鱗水龍
以大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安危契闊約以死生拯其鼎鑊
之命全其齏粉之福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相掩擊事劇仇讎反覆剽
獲莫非此類至於老母暮倚少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
可爲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棄之如塵垢任其斷截之誅安其烹斬之
痛放覺食子有以可親觀臧窮否恥其并主獸心人面華裔同讎歸家
懼執法之刑赴賊反噬臍之費首領無地進退數窮遂騁邪說自託左
右苟有君子義均逐雀而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之豎獲毒之人圖
浮芥之小利忘邱山之大禍乃崇飾土偶被以玄黃馳馬高蓋載鼙爲
重委以專征施其爪角驅逼子姓率我叛亡逼厭虐之侶鞠苦役之衆
蟻攢蚋集侵竊邊鄙恤患分灾本不要於違僻違衆悖禮蓋神明之所

誅皇帝垂旒華土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懷佩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構
殊塗同會百慮一歸中外禋禴戎華俱庇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
海之力顧指則風雲總至迴睥而山嶽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戰
猶以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文德豈復以擒將威敵
漂杵溺驂爲功於一時示武於千載且天生王心有聞前古禍非我貽
其得已乎遂置壇命將持柯畢禮引營就道分途競馳批熊舉輪之士
翹關扛鼎之卒被組橫矛執殳挺劍龍駒並躍驥子千羣沸聒天壤蒸
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絡聊逞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
之旗詎接而荆揚烏合一朝崩解塞州滿壘敵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
勝數宗親節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靈鼓楚兵吳甲積若山邱青
鵠赤烏噎流斷岸千金之貴爲我資焉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

禍本可尋方之噬臍悔之靡及皆侯景叛戾虛相陷誘指成提挈之舉
終無犄角之勢景棄本趨末背國違鄉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土
一日三秋拘網立匏朝不謀夕豈能搖足東上遠赴彭城天奪彼魄信
納虛詭使蕭明貴孫面縛於徐泗景爲凶藪逡巡而坐觀託人七尺之
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醫醫校改夷固若此也兩端自見故態未除今知
東南滌蕩唯潼清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擊援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
盡爰在滅亡事留變生將謀及己且彼軍殲殄江淮屠酷禍源贗迹景
實爲之上懼金陵君長致請設之責下恐荆吳子弟洗父兄之冤愚小
猜驚將興異計乘專任之機藉方面之重必當招結僭楚扇合無賴內
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比疾雷理同激矢
上或憑陵乘疾專擅縱橫下則鴟峙淮淝覬覦叛渙老疾姦回不虛然

也而彼土區區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於烈火罄酒漿於漏卮非乘景虛聲委其實用夫量材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責成當存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卽異捐親背德於我尙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重傷心尾大不掉魚脫於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欲求肝膽之誠更敗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爲迷者遂去若抽薪止沸剪草除根壺首囊頭叉手械足返國姦於司敗歸侵地於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棄無禮苟違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飛驛合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飾非之辨固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渡深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頓顙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可悲昔田假英人於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竦悖狗

子攪亂四國庸可紆難棄若孤鵠何足戀戀於亂臣勤勤於賊子也王者之威心厲如霜雪信同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熟量可否幸思大雅無貽後悔

爲東魏檄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字宙所以總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一作所

行孰之能改

一作孰云能易

而皇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治幽明化周動植崇文

德以來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千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而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喻以好睦舟車遵沂州陸同光亭微息犇走之勞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

謨長算爰自我始而罷兵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間遂乾沒於世上鳴吠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爲主之識詎有挈瓶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參跡驅馳及秦隴通誅每事經略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褊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芥龍鍾稚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亡爲伍滅伯春之嫡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躬

擐于戈矍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通逃之藪江南統御

一作流離

之地甘

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豎投命豈將擇音而僞朝大
小幸災忘意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
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
四民樂業百靈効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
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爲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
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舍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胸中運天
下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
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
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
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

而可忍孰不可懷是以援乘麾旗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僞主信納
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讎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
兵聚衆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蛄蟻之甲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
候燎及其鋒刃蹙援埃塵旦接便已亡哉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一作
子之親爲戎首之任非獨一作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一作
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爲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
鼓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
卜復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同卽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
而忘深穿食鈎吻以療饑飲鳩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
既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
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

見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其時堪乘便既南
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朽
者易爲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習軍旅豈
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一作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
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
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
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橫使漢江一作江黃士子荆揚人物
死亡矢石之下支一作天折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
其短以少爲多反覆山淵顛倒冠履射爵論功盪舟稱力年旣老矣耄
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
新室加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